



病歷室隨想

安德聯合診所 / 陳映錦 護理師

生活被歲月催促著，想法也被放空阻撓著，進度被怠惰耽誤著。時日來到二月，大抵農曆年過完後，我就該找時間做年度病歷歸檔的工作。工作內容不外是將整年度透析紀錄單張的歸檔，以及把年度內死亡和轉出的病歷整理裝箱。因而每年手中握有一張年度死亡、轉出的名單，每一個名字緩緩漫開，如同漣漪漫開一張張熟悉的臉龐，藉由這張臉與我的工作，交織成洗腎室的日常，而每一張臉都有著人生的故事。我一人能有機會在此安靜細細咀嚼你(妳)的片段。



S.H :

肝癌病程來的兇猛使得妳的身型遽然改變，原本纖細的妳更顯得消瘦，蠟黃的膚色泛著疲憊的容顏，從妳臉上只能讀到無常降臨時的莫可奈何。

熬不過血比容逐日下滑，醫師強烈建議妳輸血。這天照護妳，單位也為妳準備好了血漿輸液，妳卻因信仰的關係，無助蹲佇著是否接受。我靠向妳，一手搭著妳的肩，一手握著妳說：「S.H，妳的信仰出發點無疑是以慈悲，與人為善！今天把血捐出來的人，就是希望能幫得上需要的人。妳真的不需多想，這跟妳的宗教信仰沒有任何牴觸！要不我陪妳跟捐這袋血的人道謝，因為他的熱血善行，有助於妳渡過眼前的難關。」

妳伸出雙手握著我，哽咽地說：「映錦，我以前一直對妳不好！怎麼是這樣的因緣際會，讓妳還願意對我好？」，聽到這句話，我內疚到控制不住眼淚，慚愧地回答妳：「對不起！我從來沒能好好善待妳！我只是被動地做著我覺得應該做的工作。」。感受妳靠著我的重量是那麼的輕盈，卻也感受到妳面對所有不得已的內心負荷。感受著彼此的溫度，卻再也找不出任何的言詞以對，此刻的慰問盡如此蒼白。

在妳對著那袋血默默道述心中的感謝後，順利幫妳輸完血，過程中我試著理解妳對生命即將走入終點所承擔的種種，以及妳先生照料妳的柔腸和使不上力的虐心。妳因肌肉地削損耐不住透析必須的久躺，聲息綿弱的對妳先生說：我可不可以先收了，明天再洗？他精疲力竭、安撫無效後，對著妳脫口而出：妳沒有明天妳知道嗎？但這絕非是他本意，和他疲累的目光相對，眼裡盡是愴然無助與萬般不捨。

結束透析，妳拖著軟弱紆徐步伐經過護理站，近乎90度的行禮，誠摯的眼神對著兩位醫師說：謝謝楊醫師和王醫師！再轉向護理師：謝謝大家！（這是妳近離世前數周，當結束透析將要返家時總會留下的身影。）目送妳的背影，想到洗腎室工作日常，心中不免泛起點點漣漪，然而每個生命故事的迂迴轉折，起起落落的章節，所激起的波濤卻久久難退，終了的道愛、道謝、道歉、道別課題是如此的沉重，原來不是每次的說再見都能一如往常。

生活裡經常有些事物讓我們措手不及，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就消逝改變，或許我們無法參與每個告別的儀式，過往的歷程也毫無聲息的不再重現，但當有一天風景和故事都從眼角經過淡出，赫然驚覺，有時尋常的一次話別盡成了永別，說再見是那麼確切地發生，至於帶走或留下些什麼，也許不是那樣地無聲無息，卻是在當事人的心中留下深深烙印。

Z-Xiu :

從你身上經常會浮顯出你母親的影像和相處的種種片段記憶。你母親也是一位資深腎友，初識她時就已透析了十幾年。不知為何與她的緣分特別深厚，或許因為她沒有女兒，我們氣場相投，相處對話舒服，便當我是女兒般話家常及吐苦水的對象。

隨著你因病程的進展不得已也須接受透析治療，你母親多次地難過表示：不解為何帶著這種病源遺傳給你，也責怪自己沒把你照顧好，讓你正值壯年卻要承擔這一切。當我也為人母後，更能明瞭她內心承載的糾結、懊惱，我也僅能適時地給支持、傾聽。

長年的透析，或大或小的合併症也伴隨出現，加上你母親年數已高，體能和智力退化，身體難於招架，多次進出院急診、ICU、病房。你的父親或許不忍她受苦，也或許是窮於應對照料，向醫師提起放棄治療的請求，不知是你母親覺得對妳的職責未了，還是她有感受到你的不捨，堅強的求生意志讓她挺過種種磨難，倒是令尊抵不過肺癌襲來，離世得比你母親早，再次與另一個無常擦身。

近年來你的身體已由不得你做主，近乎全仰賴太太和外傭的照顧，這天和資深的同仁聊起你，有著同樣的感嘆，病痛真的把你的生存意識屠戮殆盡。記得你剛開始透析時，下了班還從桃園開車到診所來，你客氣誠樸、謙謙有禮，然而眼前你的身體因四肢活動困難變得纖細，尾骶骨久臥受壓表皮破損，如同懷胎7、8個月大小的腹水壓迫得令你食慾差、消化障礙。這些苦難折磨有誰能夠淡然迎對？面對著脾氣因疾病變得乖戾的你，想到你母親也就願意好好耐住性子、盡力照護你，才得以了解最後你對家人得無力，和無法為摯愛的人爭取什麼的無奈。我不知道還能如何安慰你，若是連自己最熟悉的身體都無法掌握，那究竟什麼才能掌握？只能握著你的手，強擠出：我懂你的苦！你真的辛苦了！

難道這即是人世的無常？一旦因緣而生，必定也終將因緣而滅。關乎過程的種種艱辛課題，要達到金剛經的「不驚、不怖、不畏」的境界竟然如此艱難。人生總要面對各個樣貌的失去，在每個當下我們常覺得無法釋懷，但認真地想後，隨時間淡化並非是最好的方法，而是要去接受它，知道

活著這麼不容易，你（妳）們都曾那麼努力，讓生命列車駛過的路上風光明媚，人生謝幕後的身影依然靜好。

裝箱的病歷，張張紀錄都是洗腎室的工作日常，與兩位的對話彷彿昨日，現已都位列仙班。一切如同夢幻泡影，鏡花水月般不復存在，但是名單上的每個名字都住進過心理。

盛夏時分排定由我去不同樓層做人力上的支援，同時也在這期間接觸e化病歷。拜數位科技化後，漸漸地以電腦作業取代紙本單張型式紀錄，在院長與工程師的努力下，除了透析紀錄e化外，更將腎友院外就醫、用藥做連結，讓我們更完整的了解腎友的狀況，已提供更適切的照護。而醫師的醫囑也能即時傳送給藥師，減少作業流程，雖然少了書寫的溫度，但e化科技卻始終出自於人性，不是嗎？